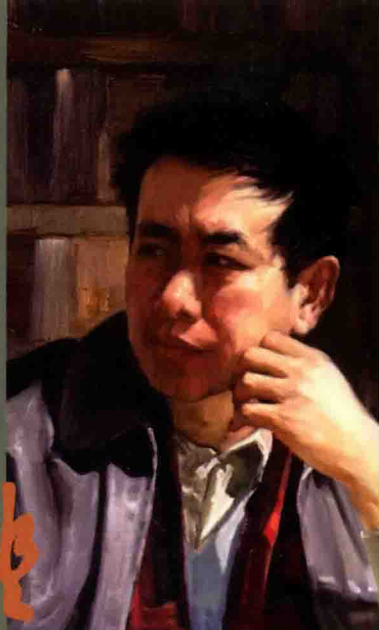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炜

读《诗经》

—— 张 炜 著 ——

中华书局

读《诗经》

—— 张 炜 著 ——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《诗经》/张炜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4
ISBN 978-7-101-13744-6

I.读… II.张… III.《诗经》-诗歌研究 IV.I207.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9837 号

书 名 读《诗经》

著 者 张 炜

责任编辑 胡正娟

装帧设计 毛 淳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12 $\frac{1}{4}$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

印 数 1-20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744-6

定 价 48.00 元



张 炜

当代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山东省栖霞市人，1956年11月出生于龙口市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2014年出版《张炜文集》48卷。作品被译为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、塞、西、瑞典、俄、阿、土、罗、意等多种文字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等21部；读解古典文学专著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〈楚辞〉笔记》《读〈诗经〉》等多部。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、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、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、茅盾文学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等。

近作《寻找鱼王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等书获多种奖项。

前 言

这部讲稿的“上篇”和“下篇”是分为十几次完成的，并讲于不同的场合。像过去一样，它们是我和学员朋友们共同研讨的产物，来自我与传统经典研读者的一场场深入对话。“上篇”大约讲了五场，累计时间十二小时以上；“下篇”关于具体篇目的赏析，是在较为零碎的时间里积累而成的。

全书由陈沛、张华亭、邓庆龙三位先生整理成电子稿，并由濂旭和陈星宇先生审阅。他们都提出了诸多诚恳的意见，付出了心力，为本书做出了无私的奉献，也用行动鼓励我对全书先后作了三次修订。

濂旭先生以过人的耐心和学养，补正了我讲述中误引的诗篇，并将其他引文注明出处。他通读了前后两稿，皆留下详细而富有洞见的标注，还为本书写出了一篇珍贵的《整理后记》。没有他的辛苦劳动，就不可能有目前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书稿。

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（孔子），从准备讲《诗经》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多半年，这个时段也成为令自己最难忘的一场学习。

在此，期待广大读者和同好多多指正，以继续这一场难得的学习和交流。

陈沛

二〇一八年九月八日于济南

目 录

前言 / 1

上篇 《诗经》五讲

第一讲

《诗》何以为“经”

《诗经》之“经” / 4 通向经典的“经” / 9 “经”
与“经典” / 14 文明的不得已 / 18 作为档
案史料 / 24 作为“经”的记事 / 28 “诗三百”
的由来 / 33 采诗的目的 / 36 三体之别 / 39
娱乐与仪式 / 43 自然人文三横列 / 45

第二讲

自由的野歌

自由的野歌 / 50 满目青绿 / 53 普遍的情
与欲 / 57 两种“不隔” / 60 松弛而热烈 / 64
蓬勃生气 / 68 成康盛世的激情 / 71 顾左
右而言他 / 75 难以对应的“兴” / 80 现代

写作中的比兴 / 83 “兴”而有诗 / 88

第三讲

直简之美

礼法的朴素 / 94 诗的有机性 / 97 以声化字 / 101 乐声盈耳 / 105 作为歌词的诗 / 109
隐晦之美 / 112 简约之美 / 115 直与简的繁华 / 119 赋啖之后 / 122 空间感 / 125
从根本出发 / 129

第四讲

庙堂之路

孔子的诗心 / 134 儒学与诗 / 138 诗的兴观群怨 / 142 “思无邪”之妙喻 / 145 孔子的旁白 / 149 大城市氧气稀薄 / 152 《风》色而《雅》怨 / 155 《诗》中的“淫”与“伤” / 158 《颂》的动人处 / 161 史诗的异同 / 164 居中的雅章 / 168

第五讲

敬而近之

看取铜器的方法 / 174 诗学的新与旧 / 178
出土文物 / 181 一种造句方式 / 184 诗的古今价值 / 188 诗与散文 / 192 诗与散文时代的关系 / 196 散文的奢侈 / 199 五百

年间“诗三百” / 202 融三百为一首 / 206
知人论世之不及 / 209

下篇 《诗经》选读

周南

关雎 / 215 桃夭 / 219 汝坟 / 222

召南

甘棠 / 226 摽有梅 / 228 小星 / 231 野
有死麋 / 234 何彼秣矣 / 237

邶风

柏舟 / 241 燕燕 / 245 击鼓 / 248 匏有
苦叶 / 252 式微 / 256 简兮 / 258

鄘风

柏舟 / 262 君子偕老 / 265 桑中 / 269

卫风

淇奥 / 273 考槃 / 277 硕人 / 281 氓 / 287
木瓜 / 294

齐风

卢令 / 298 猗嗟 / 301

魏风

伐檀 / 306

唐风

椒聊 / 311

秦风

蒹葭 / 314 终南 / 318 黄鸟 / 321

无衣 / 325

豳风

七月 / 329

小雅

鹿鸣 / 340 常棣 / 344 鱼丽 / 349 湛露 /

352 鹤鸣 / 355 白驹 / 358 都人士 / 362

何草不黄 / 367

大雅

棫朴 / 371

周颂

天作 / 376 时迈 / 379

整理后记 / 383

上篇

《诗经》五讲

从“《诗》何以为‘经’”切入，探究《诗经》的身世与源流，展示其鲜亮天然的姿容。总论中每一个标题都伸向远古幽径，引入丰盈饱满的细部，感受烂漫的生长。我们思索“文明的不得已”“直与简的繁华”，品味“隐晦之美”和“简约之美”，触摸“孔子的诗心”，领略“成康盛世的激情”，思忖“以声化字”和“乐声盈耳”……

第一讲

《诗》何以为“经”

《诗》之为“经”，它的神圣，也来自文明的不得已：既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，又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极少数结晶。它的极少数、它的孤独，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的地位。

《诗经》之“经”

作为一部诗歌总集,《诗经》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,三千多年间它从一部文学作品集(最初称《诗》),逐步走向了不可动摇的“经”,地位变得十分显赫。这种完成和蜕变是一个缓慢的、自然而然的过程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尤其是到了现代,它更多的还是被当作一部文学作品集来对待。但毋庸讳言,直到今天,它在人们心目中仍然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,仍以不可置疑的“经”的神圣和崇高,左右着人们的审美。如果就文学的意义来说,《诗》的主体应该是《风》,而《风》是率性大胆、泼辣放肆的民间咏唱。那么可以设问和想象,一部充满野性的民歌何以登上大雅之堂,并最终为庙堂所接受,进而又成为神圣的“经”?

《诗》是中国文学的源头,更是后代诗歌创作之滥觞,那么《诗》何以为“经”?又是从何时为“经”?大约从春秋中叶到战国末期,“诗三百”开始被广泛引用。到了汉代,汉武帝推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《诗》开始被儒家奉为经典,成为《五经》之首。

关于“诗三百”的形成过程,最早载于《史记》的是“孔子删诗说”,说是孔子将许多重复的诗篇去掉,删削订正,最后留下了这

样的版本。王充《论衡·正说》大致沿袭了《史记》的说法,说“孔子删去复重,正而存三百篇”。事实上在后来的经学研究中,“孔子删诗说”并没有得到确认。但孔子在当年就认识到了《诗》的重要价值,花了很大力气去编纂修订,这应该是确切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“乐正”,即把词曲加以谐配调整,使之各有归属:“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

孔子暮年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,就是编《诗》。但他是否真如司马迁所说,删削大量篇章之后才形成现在的三百零五篇,一直被后人质疑。古今学者的主要观点是孔子并没有删减篇章,只是加以订正,其重点工作还在于“乐正”。因为实际上《诗》的所有篇章都是用来歌唱的,当时都有固定的乐调和演奏程式,这其中也贯彻了宫廷的政治和礼法。词与曲是一体的,这些文字没有“乐”相谐配,其“经”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大打折扣。不同程式和调式中的诗句,才会彰显出强大的礼法精神,传递着明确的庙堂规制。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,孔子才更为重视《诗》的传播和应用。孔子“乐正”的目的,即为了让“三百篇”各归其位,让每一章都能恢复到周代礼乐的规范,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教化变得有章可循。孔子的工作为了“取可施于礼义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把《诗》变成了仪式文本。之所以要正乐,也和当时的“郑声淫”有关系,郑声扰乱了雅乐,而《诗》所配的主要应是雅乐。

如此一来,《诗》便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总集了,而是深刻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、政治及文化生活,长期影响和作用于一种

伦理秩序，使整个社会纳于“诗教”的主旋律下。可以说，孔子在“诗”逐步演变为“经”的路径中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，《诗》的许多内容显然已经逐步与“乐”脱节和分离，即“乐坏”。而“乐”的丧失和移位，必定导致《诗》的不能归位，从而造成礼法上十分混乱的局面。这样，《诗》作为“经”的价值也就减弱了很多。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如果仅仅是在文辞、内容和风格上差异明显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，还远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规范和制约。我们可以设想，在规制严格的乐曲和演奏程序中唱出来的诗，与今天只能用来诵读的诗，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巨大的。在反复咏唱的旋律中，礼仪规范的约束，潜移默化熏陶，美的沉浸与陶醉，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织。这样的一种能量，从我们时下所熟诵的诗句中弥漫散发出来，该具有何等强大的教化作用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，我们才能够明白《诗》为什么一步步地变成了“经”。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和礼法的基点，也就无法想象《诗经》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、形成的路径，以及神秘感从何而来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长短短短的句子，“诗”与“乐”早已剥离，所以也就无从感受那种演奏的盛大场面、那种心潮澎湃的震慑力量。我们视野中只是简单而僵直的文字，不是歌之咏之、舞之蹈之和鸣共振。离开了那种气氛的笼罩，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审美效果，它未能诉诸听觉，也没有视觉的盛宴，几乎完全依赖文字符号的想象和还原。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拗口的诗章与现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为一谈，而且还会在磕磕绊绊的阅读中，产生或多或少的不适感。这种不适感会影响审

美,让我们进一步疏远和忽略它的内质。我们甚至设想,对于《诗经》最好的理解方法,莫过于还其以“乐”,无“乐”之诗就是枯萎的诗,僵固的诗,降格以求的诗,难以抵达的诗。

若要走进《诗经》这部原典,就要随着它的乐声,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,或者是温婉动人的咏唱,踏入堂奥,领略或深沉或辉煌之美,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。

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,由西周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风习,更有对于“诗乐”的推崇与借重,会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些诧异。庙堂人物整天纠缠于官场机心、权力角逐、军事征讨,怎么会如此关注和痴迷于这些歌吟。尤其是《风》诗中的民谣俚曲,它们竟占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,而这些内容又远非庄严凝重。就是这一切,与他们的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,甚至可以说须臾未曾脱离,其中肯定大有深意。当年他们依靠这些演奏和歌咏开辟出一条道路,这些演奏和歌咏一直向前延伸,对整个社会礼法和政治秩序加以框束和固定。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而为一,就有了重大的意义。孔子对《诗》有过无与伦比的赞叹,评价说: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尽管包含了审美的元素,但更多的还是将其看成了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指标,看成了典范。

《诗》是一部凝固和蕴含了西周道德礼法、思想规范的典籍,具有强大的政治伦理性,它在孔子眼里是不可逾越的。今天看来,特别是《国风》里的许多诗篇,充满着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动,那恣意放肆的生命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,唤起多少浪漫的想

象：我们从中几乎感觉不到对人性的刻板束缚，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则、礼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，相反却是一种极为开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。在这里，审美的本质凸显在我们面前，而那种礼仪的恪守、“经”的社会与道德元素，却几乎被完全淡化。

这是就单纯的文字而言的，如果换一个视角，将这些诗句伴以乐曲，赋予调性，严格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和程式去演奏，那又将是一番景象了。这时或许会多少忽略辞章之美，其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盖：它已经被配置和镶嵌了更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，这就是歌咏和旋律，还有表演。固定的场合，固定的曲调，固定的程式，它们多少淹没了歌词内容的原色与具象，挥发和生长溢满了整个空间。事实是，这种强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并涵盖了文辞的内容。

秦汉以降，直至现在，几乎所有对《诗经》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脱离咏唱和声音的基础之上的。“诗”与“乐”的分离是一个重大的事件，人们面对的是赤裸的文辞，这样的研究，必然会在“诗”与“经”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局限，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。孔子所订之“乐”后来已经散失，这里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丢了一部《乐经》，而是《诗经》的形单影只：二者的脱节与分离，使“经”的一个重要部分丧失了。从一种文体的源头上讲，“诗歌”这个词汇的连缀，只说明所有诗词最早都源于歌唱，诗词离开吟咏的调性才变成了纯粹的文字，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的“现代诗”。它们缺少了一种程式和声音的辅助，摆脱了音乐的笼罩和约束，成为单纯的文字符号，变得贫瘠而孤独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现代诗必然要一再膨胀和强化自身，要寻找离开音乐之后的独立途径，让